

沙南遺草十卷

休寧葉權中甫著

金鵠季黃選

汪大同公村閱

汪元英大呂校

平倭十二策

竊觀今之論滅寇者皆謂止於勦撫二端而已以今所為勦既不易而撫亦甚難所謂無策者也其不敢旁舉遠述以瀆上聽姑以目前言之

何謂勦之不易也過洋之人本皆惡少素無行
止兼有膽氣今既絕其往來之路故以死求生
因窮起計頑力銳志其鋒難當此一不易也久
居海中同利相誘千百成羣而岸上無籍之徒
樂其放縱乘機引導旁國諸倭更夾助之日深
月盛勢莫能盡此二不易也登舟挂帆瞬息百
里出沒靡常而沿海郡縣不能遍築城郭欲一
一聚兵備守則侈費無窮若防範稍踈因而蔓
延其禍此不易三也方今承平日久民不見兵
寇至則思奔寇退則忘害相恐而敵強相語以
不利兵法因其驚駭可以一擊十此不易四也
平易樂生艱難畏死人之情也今驅幸生之人
以當必死之衆率反顧之卒以禦直前之徒而
與之戰於散地此不易五也今之殺賊請功者
皆客軍也沿海郡縣甚多而客軍無幾賊之出
沒又無定若東西從其所之且罷於奔命矣此
不易六也又各處客軍寄寓之士也非有室家
其心難測曠日持久老師費財因而生變此不

易七也何謂撫亦甚難也海寇固有良民被挾不得已而為之者彼心雖思鄉里欲得歸順但久居海中面目黧黑與倭無異恐為軍民羅得以頭請賞莫利於降此一難也目今告示所云有殺降者許同伴舉首論以重罪假使沿海之地儻有真賊地方斫頭其中即有不與其事者忌其得賞便告殺降又有實為降者輒私殺戮互相容隱以頭來獻如此官府何以別真偽乎則獄訟益繁矣此二難也告示又許賊人十百為羣首插降旗投戈自首儻於臨陣之時即有此輩另立道旁我將謂為真降又恐作變謂為懷詐實阻來心使我將士反生疑惑法曰受降如受敵此三難也海中之利甚大沿海之民恃為生活今既阻絕無以聊生饑寒為盜人之情也再歷歲時不惟其去者不歸愚恐其居者且謀去矣此四難也犯七不易以行勦捕持四難而欲撫降之突然寇至使文法之吏率不教之人驅馳艱難以圖徼倖夫以兩技相角雌雄尚

未可知况以無策行之其害寧有既耶某竊有計欲以上聞但兵家之事變生於一時幾微之間非文法所能盡今謹條陳十二策

明公試一覽之至於淵妙尚當面陳而已

一曰進擊賊之壘於沙上已非一日其於水草淺深之處崎嶇高下之間出入慣熟我軍將進號令聚齊結束整頓半月之前彼先聞之矣因而肆其詭詐四處藏伏以待我軍我軍不習道路不知險要臨戰之時四面突出墮其計中此

屢經之害也法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今欲進攻而徑造賊壘是為寇所致矣又安得不敗哉愚以欲破其巢當以大軍聲言擊之示之欲進之勢立砦其旁而故踈其往來之路今日言戰明日言戰而實不前彼謂我且擊之亦必不敢輕動如此月餘彼終謂我為怯志在困之而已無意與戰也必將乘間出我不意搗我腹心以求所欲則我之計行矣因徹精兵伏於要害多方悞之有非紙筆所形容者此誘敵之術

所謂致人者也夫用兵之道神出鬼沒猶懼失之顧乃羣驅而往羣驅而來我未及行敵先設備倉皇進薄與戰於生澁之地不幸失利賊遂掩殺而前因我見糧抄掠餘貲壘穴堅定海中時二有繼來者則禍何時已乎

二曰守禦善用兵者因敵變化夫兩國相當彼來此往乃有守禦之法海寇非有大志不過劫掠而已處吾腹心無所往而不為吾害今而斷路絕河築臺增壘役費無窮謂之守禦終非長策愚以為太平之時處置羣盜有攻法無守法非無守法也以攻為守可也度其所至出奇設伏虛實互示絕吾形影乖敵所之使生疑懼乘便進擊至於城郭者所以待老弱藏輜重者也一戰而敗乘城固守不施一技其在城外孰非吾民哉又今沿海衛所其城中皆是軍人食糧受祿已非一日非使之閉門自守而已將以捍腹內也今賊經過城下但自保守不敢復出甚至失陷國家養兵二百年費皆出於百姓一旦

有急軍人以城自保使城外百姓肝腦塗地則何不遂移城外之人於衛所之城而罷其軍人以省費乎今後府縣之城與夫市鎮脫有踈失而衛所瞻望不進者宜責其不行救護之罪則庶幾亦一助也

三曰戰鬪今之與賊戰鬪其中名爲最有法度者不過一整齊並進稍不畏懼而已然皆正兵兵而無竒安能致勝哉又况遇賊輒走者乎善用兵者使人不可知但見吾勝不知吾所以勝方田單假神韓信背水之時雖中智之士莫察其故事未及成運機行策其狀類愚在人心思變化自得而已且如賊衆不過數百處在險阻彼非有堂_二之陣整_二之旗也但相星聚鳥散使其中最傑者先來嘗我利則羣進敗則各遁伏而復起人自爲戰是其屢行之術也如此之寇與之相對自有成法豈可輕提數千百衆從而圍繞逼迫之哉又如賊登高山此其急而自絕者也度其懸居終不能久顧乃驅兵上山仰

而戰鬪賊因擗石拋磚遭之輒死卒然履地反
任其行悖亦甚矣又如銳砲喊叫者所以約衆
心而起伏兵者也賊居數十里外正當休兵養
銳俟其至而擊之可也今而砲聲不絕喊叫終
夜燈火熒煌居明睹暗吾氣先竭矣比及賊至
有走而已此皆犯兵家之大忌以是知非賊善
戰乃我不能戰也充國有言兵難遙度某誠不
肖使得觀其形勢相彼虛實以行一得之愚雖
不能親荷戈戟以爲執事者斬將搴旗於兩陣
之間然而籌畫布置亦未必無小補也

四曰選將海寇非可力鬪利在出奇此其決勝
之機惟在於將又者寇亦有計前者臨戰以銀
物撒地或陽北詐降主將不識其意便墮術中
如此者旣非一矣今各縣勇夫統之者非一典
史則一主簿本非素習臨敵之時畏懼懦怯已
無人氣鋒刃未交望塵而走賊因掩殺自相踐
蹂雖有勇者技不及施遂至大敗夫兵凶器戰
危事也可強人以所不能耶長寇損威莫此爲

甚愚以爲所集民兵宜選知兵之將善於撫循者無事之時習器械教射法精進退明賞罰使軍知將意將識軍情然後可用故曰擇卒不如擇將任力不如任人苟得能者不可拘以文法令受牽制委任而責成之盡其才識則大功可成鼂錯有言非隴西之民有勇怯乃將吏之制巧拙異也

五曰藉兵人情所以憤死而不顧生者大則爲父母妻子小則爲廬舍積貯也今沿海勦賊之人皆他郡調來之兵及四方招募之士其志非欲保父母衛妻子全廬舍守積貯也又兼素無戰陣進退之法顧利則爭先見害則退走安望其捐軀捨命折衝禦侮而爲他人捍鄉里哉况東西奔命終非久計愚以爲必須料選本土之人立以制度不在多而唱名務必精練使人自爲戰家自爲守邇者所點民兵皆鄉里懷私強報富家雇倩無籍之徒充之其趨利避害與客軍無異所以累戰皆北虛損工食是爲冗兵今

宜於近寇府縣推舉達尊數人與之當堂公議其家幾丁某人強幹某姓有丁而無產某氏有產而無丁務要真名實姓所謂父子之兵著之伍籍厚加祿養死事者官為恤孤有功者不次超用與立定約待事罷之日散還歸農其人數視府縣之大小與捍禦之難易教之戰法以備守禦

六曰伍法民兵既籍無制難用古者節制之兵無過管子今宜酌量管子伍法使大小相統獲失相當假如五人為伍臨敵之時有獲無失則償其所獲一伍皆賞有失無獲則恤其所失一伍皆罰獲失相當則恤其所失一伍無賞無罰五十為小戎全沒一伍罰及一戎二伯人為一卒全沒一戎罰及一卒自此相推以及千萬其名目制度不必泥古參之以時或一卒二卒立一小將一人教十人教百人教千人教其官軍統法大畧與此相准互為奇正即有交相救護之益矣

七曰陣法伍法既立教以戰陣其隨機應變因地制形固不可遙度預道至於立跪左右進退之方則有法程今驅市人而往戰自非示之形勢難堅其心而制度大繁則又不可卒用云云苟分列得體布置有度則人二受敵強弱相兼長短並發寡可敵衆若制度不精驅止無節一人失利羣駭而走雖有百萬無益於事祇取敗辱其間進止號令之規器械參錯之法竒正相生之機會須面陳圖列

八曰斥候人情閑暇則有謀倉卒則難備海中之寇出沒無常突然相臨則舉手無措矣愚以為宜於軍民之中選擇機謀沉密忠義竒捷之士平常給養優加禮厚有事得功不次超擢使之充辦漁樵操持符契打探賊情候其進止隨地進報謹其烽燧以通鄰邑守其要害以備不虞使我知戰之地知戰之日或中途設伏或當道接戰或櫻城自守或因地設竒則無倉卒失措之患矣竊謂擒賊之妙正在於此

九曰財用。兵之道聚財爲先而府庫之財其來有限難久不解難以支吾往者寇入腹心沿海之家大則骨肉不保小則廬舍焚燒乃欲立法爲之保障非財不行今觀各處巨家自集民兵以期捍衛夫烏合之衆雖以官府臨之嚴法治之尚不得用欲以私家財帛買其軀命是徒費耳竟亦無益竊以爲宜諭各處有司精白此心敦請鄉士大夫富家巨室爲之開陳利害指示禍福不必招兵但令量力出財以供軍食毋擾小民且如府縣之官名爲守土其責固重然不過數年秩滿遷去至於本土之人墳墓室家所在不能移徙比之流官尤宜自力愚謂所取軍食宜令當土世家有才幹者使管掌之有功因爲奏請進級此其勢可堅久心亦寧一超用智能之士以兵機調度之不令干預府縣使有私弊是爲兩便但此法初行民心囂議其所以獎譽激成之方則在長官毋蹈舊時勸借之弊而有以悅服其心可也

十曰客軍乃者沿海郡縣雖有鄉兵旣乏實用本土之民屢敗銳盡俱無鬪心所恃以勦捕者皆客軍也且人情非有匹偶不可久居利害無關不肯就死今客軍所以甘戰鬪者一則貪賊之貨財一則爲官府所驅自非二者之故彼視廬舍之焚燒人民之殺戮何所干與於心哉方其新至衆氣正盛之時使智勇將官統之可以一勝卻又不以時進令見利害先自寒心未及對賊氣已索矣處在民間大肆侵掠比賊尤甚又或奔北逃歸中途作惡不可勝言譬如驕子旣不治生又能蕩產教誨莫及荆楚難加其中苗兵非我族類其心尤異語曰苗軍所經居民伶仃胡元欲以苗滅寇盜而楊完者之徒留兵不去遂作大患亾國之規又何足效縱令一戰敗倭愚恐恃功驕蹇終亦難制况未必有益耶此其處置尤爲急務當使智勇特出之人加以威信監而制之以爲遊兵庶或有用否則是一海寇也

十一曰賞罰軍中激勵之權無過賞罰古之名
將其賞用命者為上有功者次之故或憤而先
鼓以殺敵猶曰非約戮之以徇所以一人心也
今軍士血戰而歸苟無首級賞止幾錢頑民捉
得一頭但驗真倭即與數兩得級者未必是殺
賊之人殺賊者未必蒙得級之賞奸頑詐偽百
巧生矣其於臨陣之時一人當先衆人忌其得
功立而觀望若能斬獲進前奪頭稍有踈虞不
相救護又或甚而乘機劫擄民舍如此之類縱
不能盡殺亦當戮一啓端斬一尤甚以勵其餘
而乃任其奔逃初無大法至於平居之時正宜
坐不異席食不異味以同甘苦固不必作威也
而乃嚴嚴厲色盛自炫飭夾棍竹箠排列左右
一言誤出刑罰輒加士且何畏而何懷乎故曰
愛之如子殺之如仇恩威並行則賞罰明而決
勝之機在是矣

十二曰兵機竊觀往者無事之時海邊之民可
使不為盜賊不能禁其為非私鹽有法矣而興

販自若也通番設律矣而過洋不止也然而不
至於如今日之刼殺者法律雖嚴而行之尚寬
各以不犯為高故也今生路絕矣盜不可止禁
日益嚴禁日愈嚴盜日愈甚古人有言察見淵
魚不祥此國家之大政書生敢妄議之則罪且
不測矣竊惟用兵之道如醫用藥視其緩急標
本異治相其虛實補泄異投此其機宜屬之智
士以其所素辨也古人臨敵區畫再三計成而
戰謀臣如雲擇宜而用故有下詢芻蕘東向坐
虜者豈必盡賢於我哉欲廣聰明益識見也今
於進計獻策之人自非一技可以破寇一言可
以滅賊者一切指為常談而不之取天下之人
將杜門斂足而諱言事矣 明公新政之初故
敢以直言進儻蒙採錄一賜顧問區區之見尚
不止此

范滂論

杭州府試首卷

君子有安天下之心而時勢所在不能盡如吾
意亦惟量吾力而已苟無益治亂之數而徒
自取戮辱智者不為也孝桓漢之中主也范滂
應辟登車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或者謂滂少
勵清節究且展盡生平以成君之善足不負太
尉所舉愚竊謂其未達時與勢也古人有言曰
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有殷
湯之時據阿衡之勢後可以行伊尹之志有成

周之時據叔父之勢後可以行周公之志得時
勢以當事任充分量以致澄清伊周其無負乎
若乃勢可有爲而或阻於時二可進取而或阻
於勢則雖三仁無救殷墟孔孟莫必其遇具聖
賢之德抱命世之才無如時勢何況又以無術
行之哉吾觀孝桓之世乾綱不振而太阿之柄
已移三公無權而中官之焰方烈盜賊內訌羌
胡犯邊天下殆哉岌二乎其未亾者光武明章
遺澤尚存耳滂於漢義無關於休戚職不託於
股肱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不過守節者也
非聖賢命世之流也方當慕箕頰之高標樂考
槃之逸豫遐蹈遠舉囊括不言吾猶惴二焉懼
其不獲免也且黃瓊之辟非羊野傳巖之聘清
詔之使無阿衡爰立之專賊汙者望風去矣獨
不念豺狼當道何以驅除二千石舉劾衆矣獨
不念五侯執柄何以褫奪知農夫去草嘉穀必
茂矣而惡木盤根於廟廊吾何道以剪伐之知
忠臣除奸王道以清矣而羣小肆志於禁掖吾

何策以殄滅之滂希澄清天下而徒障橫流於
口吻居孤危險側之地而妄任極重難反之權
處階除簾陛之間而擠人於宮庭室奧之內顧
囂然自得曰吾欲善二同其清惡二同其汙嗚
呼察見淵魚不祥智料隱匿有殃求以全軀保
壽完名令終與天下相安於無事得乎昔孔子
作春秋以正一王之法春秋魯史舊文也是非
於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其所爲黜陟予奪其人
已爲枯骨久矣猶且深其文辭以微示之固未
嘗揭二然直指曰某也善吾賞之某也惡吾罰
之顧其旨可知矣滂際昏亂懷拯救而使天下
之人畏其口卒至撩虺蛇之頭踐虎狼之尾而
不自覺無論激濁揚清之謂何抑亦孔子之罪
人也春秋傳曰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
怨不可以定身其滂之謂乎幸而得解桎梏放
歸田里則當母子相慶終奉甘旨凡可以全身
避害計何不爲之將必如素閤之自掩土室可
也如夏馥之變形林慮可也如申屠蟠之絕跡

梁碭可也顧乃不改其悻二自好之心而猶延
頸注目窺望於陳竇無術佞倖之事嗚呼愚亦
甚矣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詩曰相彼
雨雪先集微霰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已不足
為智况與死為鄰而不知戒哉史稱范滂等非
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
其風以為文學將興處士復用惟申屠蟠超然
免於評論則黨錮之變獨王甫曹節之罪哉明
道所謂吾黨激成之也雖然滂於時勢不足言
也其於處死之道則明矣吳道抱詔牀泣滂與
母子兄弟從容以訣固無愧易簣結纓之義其
視張儉望門投止連引收考徧天下宗親殄滅
郡縣殘破孽自己作空污良善則死顧不賢於
生耶蓋至行路為之流涕而可以槩滂矣

魏徵獻陵之對論

學道試首卷

人臣進諫之道使人君從吾之言不若使人君
信吾之言使人君信吾之言不若使人君感吾
之言喻之以禍福示之以存亡而反覆論辯以
聳人君之聽能不我從乎而心之信否吾不知
也列之以義理發之以至誠而委曲開導以啟
人君之明能不我信乎而心之感否吾不知也
乃若因事納牖使吾君嘔喻聽受良心勃發而
不容已已斯可謂善於進諫者矣唐魏徵獻陵

之對蓋得此道乎太宗負神采英毅之資而濟以知過納言之美魏徵恥君不及堯舜而以諫諍爲己任層觀之作於義是與徵不必言也然文德誠賢而神堯非不賢之父昭陵可望而獻陵關罔極之懷以妻則念不已父獨可置不念乎太宗此舉蓋過舉也徵知其不可而反覆辯論之不得已而委曲開導之太宗勇於聽言安知不我從而我信哉徵何不此之務養其非而縱之爲待其成而救其失此何以故也是所謂

善於進諫而使人君感吾之言者也文德之於太宗良偶也感異於明帝之言而有緡錢段疋之賜當會須殺之之怒而有朝服立廷之陳仁孝儉素而濟以讀書商畧古事而因以獻替切流水如龍之戒而重繫藥衣帶之情后之崩也太宗入宮不聞乎箴規雞鳴無得於警戒夫以文德之賢而太宗念之不已情私而心公者也此觀之所以築也使徵於此時舉所謂父子夫婦之義天合人合之親爲不望獻陵而望昭陵

之說吾意太宗英明必且曰父子之恩吾豈不
知第此觀之作非若金屋之貯也非若堯母之
門也又非留連蕙帳之比也又非荒唐雲雨之
流也四方風動之化託始於媯汭周官法度之
施權輿於關雎武王臣邑姜而致治宣王得賢
妃而中興古訓昭然且夫婦之際至情攸繫父
不能得之子臣安能得之君乎徵雖欲喻以禍
福示以存亡列以義理發以至誠幾何不若賈
生邂逅漢文遽為痛哭流涕文帝非可哭之時
層觀非亂常之舉吾知其不激則詭耳徵有見
於此故於念文德也無所言作層觀也無所言
望昭陵也無所言及其引之同登吾言有機矣
使之觀之吾機可投矣臣昏不能見非真不見
上指示之非至是始見也旣而曰臣以陛下望
獻陵若昭陵則固見之嗚呼太宗心非木石蓼
莪罔極之思油然而興矣至是舍文德而念神堯
釋昭陵而痛獻陵夫婦之愛不足易天性之親
不覺泣之下而觀之毀也是徵一言回人生之

感辭甚約而意獨至其視反覆論辯君未必從
委曲開導主未必悟果孰優孰劣耶向使非關
夫婦至情可以言語奪之則遊車旣戒畏徵而
止佳鷄自臂見徵而懷從諫如流太宗固改過
不吝之主而正論讜言徵亦在所不諱奚待至
是始以言感之哉徵自此後於七德之舞俯而
不視九德之樂則諦觀之要亦此意耳度吾君
所能即改則為犯顏之諍其不可以辭說論列
者則為因事之諫徵其賢矣哉此人臣之表也
穎考叔因賜食之間而悟莊公張子房因沙中
偶語而啓高祖其與魏徵蓋異事而同符者乎
雖然堯之二女舜之賢妃也舜父頑母嚚不以
二女而解憂古人之於父子夫婦何如徵欲堯
舜其君者也奉上皇置酒未央宮僅一書於冊
耳倦二於昭陵豈舜之心哉徵必有大不然者
幸而太宗同登此觀徵之志固得而行如不與
同登徵且如之何則遂終不言乎唐虞之際元
首股肱若一體都兪吁咈共一心魏徵陽為不

見是亦一術耳不知堯舜之君臣爲此否噫此
魏徵所以爲魏徵太宗所以止於太宗也

汪伯子室葉氏行狀

汪伯子室葉氏余從女也父几峯公余先府君
冢嗣娶萬安黃孺人生從女從女生十年而黃
孺人卒從女嘗往外氏外氏或憐之曰孱女晚
母得母苦爾乎從女怫然怒謂外氏間我母子
遂謝外氏歸事繼母如所生几峯公鍾愛之年
十七歸汪伯子伯子名達字大觀石溪公長息
公世家西門故王孫雅尚豐潔乃賓祭問遺至
一觴一豆悉精甚從女躬庖匕上獻如所指授

得汪素風而私養則以節儉自勵伯子爲人好
竒古任氣樂施有無不問藏書數千卷落二自
負少以文翰遊吳楚間十九居外從女性淵婉
代承值堂上罔敢少懈習諸子就學暇則惟事
婦功服勞守澹睹富侈無所歆羨自從女仕汪
爲冢子婦且二十六年上逮事祖姑助伯子營
構長諸甥爲人姑矣始終如一日內外無間言
今幸不愧婦道然念几峯公蚤世顧余家單落
不足恃常緘默退遜即舅姑有分於姒娣從女
特取其弊惡若語言論說一切閉戶不較下至
臧獲亦假以辭色伯子時或有所激發從女惶
懼亟令女使諄二囑余勸解必融釋乃已專事
隱忍獨爲姑吳孺人心所許耳可謂孝謹能守
柔矣竟以痺疾不壽悲夫命耶從女名慶娘生
嘉靖甲申三月二十六日歿嘉靖丙寅十月二
十三日享年四十有三男子三長守娶余族葉
本清女次寅次密俱聘名家女女二受聘皆名
家守等將扶柩厝斷石之陽余不文朴畧數語

姑存大都三甥俱長矣家庭間更有所睹記可
增入之求賢士大夫銘諸墓

感懷詩引

嘉靖甲辰叔約齋府君卒杭邸諸從兄舉柩返
葬拘時卜兆淺厝小塘長兄石村博雅人也三
年倚廬數形幽夢釋服尚裹白巾行俟馬鬣詎
知雁行分影死生聚散無常且三十年所矣萬
曆癸酉兄屆七袞泣數行下曰歿者長行存者
羈旅人壽幾何復能有待耶歛首足形還葬而
無槨斯之謂孝於是竭力遷柩葬於郁干之陽
將事告虔儼徵昔夢淒然有感為詩數篇屬權

為序嗚呼權安能為此序哉久淹之士見別而
悲傷心之人聞樂而泣權自分踈庸藐焉孽庶
先人棄孤歷丁家難玄堂湫隘兩世蹉跎一室
參辰九原風日兄之行近乎終身之慕權之恨
且抱終天之辜操翰擬詞不禁嗚咽短言直述
蓋有淚而無文也權安能為此序哉

東李功甫先生

春初蒙教已即馳逐天涯未遑致書稱謝罪二
令甥東來承賜佳集捧誦敬羨敬慕誠大雅遺
音有唐名家復作也所諭集序碌二世情何足
深較且此序文既淺近中間漫擬子長子厚豈
晦迹山林者倫耶大抵晚近文人遇同鄉輒互
相激引為聲名口耳之傳共詫他郡莫及竊意
文章天下公器要之後世自有定論足下達人
其自視尤廣似不必拘二他人齒頰也新刻讎

校甚精此與品彙駕不磨矣深秋冀珍重為吾
鄉風雅惜近作錄呈郢正冬間反舍敬請教益
不贅

東汪守常

前年痛飲數日可繼攜李露臺之興石梁聯句
盡日叫笑又攜李所未有俱往事矣自足下家
變既作僕尋訪幾度未遇俄聞舉室東行意者
大杖則走之義乎何決也旁人論說不同竟未
詳所以長往之故深為足下煩惱生人遭此大
不幸也已知寄迹茗溪缺書奉慰為歎承來翰
兼賜扇頭詩如從天降開讀語意諄切深自貶
損得處變之道瓜蔓豆箕之句益令人刺心髓

泣數行下古人身在江湖一飯不忘君父僕願
足下每篇中悉致此意可也足下僕之知己僕
亦何以處人父子兄弟間耶愧田叔矣僕明時
棄物又素性僻野交遊希少家食三年向妻孥
求索賴筆硯為友朋雖婚嫁已畢五岳在望而
卒莫如願者惡窮途之泣耳足下欲歸不得僕
欲遊未能二而一也僕之廢置夫復何言為足
下計惟多修音問時進甘脆挽令弟同歸並著
彩衣耳茗溪非鹿門也幸毋戀二

跋四經纂要示兒復陽

五經非諸子百家比必盡讀乃可今既授汝一
經業舉子且禮記視他經特多又為時義所局
不為汝纂大槩使知要樞縱汝好學能一二過
徒鹵莽無益也吾嘗見書林所刻與諸舉子騰
寫蓋人二殊未必不以此訾彼今吾所纂一則
求其詞義明顯易於通曉一則求其意旨切近
便於引援汝熟誦畢暇日持來畧為講解藏之
笥中無令外人見生得失俟汝稍二進益聰明

開廣更可究極全文旁搜子史爲通方儒是爲
汝今時設者無足取焚之可也

明故逸士葉沙南先生暨元配金孺人合傳
葉見初海陽儒士也胎性孝嘗質其宗兄所爲
狀尊君者請合傳於壺史而壺史且耄期倦勤
筆石之技乃辭之固弗獲允重爲請曰願丈人
無以辭卻之狀先君者吾家給諫也藉有不當
於丈人請以心卻之於是爲續其狀先生葉姓
諱曰權字中甫別號沙南晚稱愬明子其先系
出大尉尤公僑居丹陽至晉有都統續公者持
節按江南行部於歙見山川人物之盛遂家焉

入

大明卜宅海陽中市者為高珰公易數傳為東
巖公居積甲他郡佃僮好施為大賈於武林納
郝氏廼生先生先生生而穎異豐穎廣下絕不
類於儔伍東巖公大器重之時公年已遲暮元
配汪孺人生豕君灌有賢德公謂其子曰吾晚
育杭兒慮孱弗能立爾善為我子之先生脫襁
抱既總角具有大人識內承式其父兄而外薰
炙其師友其始也師柴公后愚而后愚之學得
之東越王文成公文成倡良知之學於東南而
海陽之聞道者實后愚與先生倡之師友淵源
若此先生之學既成遂補杭郡弟子員嶄然見
頭角於諸生中無幾何東巖公與其豕君先後
即世先生既兩失所怙而其嫡汪安人復以老
畧明先生與其配金孺人者晨夕事之無間析
暑安人喜曰誰錫我既盲之視乎微杭兒吾何
賴矣先生既攻儒術而父兄相繼凋謝商業寢
微比其析而爨也則先生未嘗自異於其兄之

子以求備而必欲得之也夫人心願無窮物用
享無盡以無窮乘無盡知有己而不知有人不
平甚矣不平則鳴亂之所由生也獨先生孺人
弟兄村嫂妯娌之間常自樽節退讓而不以己
先人以是讓德彌光譽望益著一時進取之士
賢者師之不肖者忌之謂先生曰公胡產而冒
吾籍先生曰天下一家中國一人吾何冒昔者
虞廷命官濟二相讓和之至也君子和而不同
反是則黨同而伐異乖戾之氣溢乎兩間世不
三代降為列國之紛爭而江河日趨下矣吾不
忍解鳥獸之羣而使夜鳴也吾行矣遂謝諸生
籍以示不入會島夷竊發震驚東南公輒然起
曰吾力能盡屠諸髡奴取金印斗大繫肘功名
之會其在是乎蓋先生負俠氣工騎射而熟鈴
弋故能眇視世故而取軒蓋於敝帚於是乃詣
直指李公上平倭十二策公大竒之擬薦用先
生而李以他故逮去事寢閣先生慨爾嘆曰噫
乎名不得背時而獨彰吾已矣夫返歸中市之

里偕妻孥明農治圃以自娛樂而孺人者亦脫簪珥女紅以佐不給若將終身焉先生益得肆志文學博極羣籍知古今成敗之故參合考訂以是勸誘可不可然不然里中無不質成先生或時乎出遊遠近無不賓禮就學稱我家先生先生自視蔑如也晚喜吟咏所與交者一時清逸之士脫然風塵之外即其遊猶子雖為給諫乎豈無簪綬之流而一飯掃迹再過掉臂縱飲之盡酣曾不以詩謝之曰我公卿也大夫也標之集中以自張大且曰詩寫性情非以應人事釣轂譽也夫詩恨不工耳烏用是而求以異自張大為嗚呼若先生之見可不謂高出一世者歟今讀其詩槩觀其所為無不當鄙人者先生降於

世皇之壬午差少鄙人二歲卒之日得壽五十有七噫彼已返其真而我猶為人惜哉孺人長其夫二歲卒之年得壽六十有一夫二婦二起敬起孝兩相成而不相背皆人間世所希觀者

風塵中間拔者則余擢之以言夫復奚疑
壺史曰余觀給諫公所狀公負竒氣有古豪
俠風楷範端嚴望之如喬松古柏平生著述
非忠孝義烈不輕贊一辭文章推重一時誠
然哉誠然哉昆弟之言夫復何間

萬曆二十九年仲冬長至

方壺外史八十三翁陸西星長庚甫撰



明高隱沙南葉公暨配金孺人墓誌銘

今上戊寅五月二十九日沙南葉公觀化於家
越明年己卯九月十六日元配金孺人相從下
世又越明年辛巳厥孤復陽圖襄大事苴杖造
余與而泣請昊天降割於不孝兩尊人相繼奄
棄孝養嗟無及矣窀穸之事計不朽先行惟是
徼惠 華衮敢以隧中之石待命因出其給諫
兄所為狀示余二辱孤素以制科業相過逆心
肯為不凡器而姻氏景南又公雁行中稱最厚

者伏讀給諫狀庶幾言實錄余即不敏其奚
辭按狀公諱權字中甫又稱愬明子沙南其別
號也先世出漢大尉允公後晉都統續公持節
按行江南始家於歙至唐斯韶公徙休寧至宋
提舉修公徙市南入國朝高珰公徙今中里
數傳東巖公佃儻市義有穀於鄉配汪媪已舉
冢嗣灌公晚又納郝氏於杭而生公暮年穉子
憐愛殊絕度冢嗣賢能為庇依爰以父事之命
命公二共謹無違儼然子職自處長就外傳動
以穎異冠羣兒迨卒業后愚柴先生門而聲譽
彌起蓋后愚之學得宗於王文成而公之學得
宗於后愚師友淵源若此今吾休真儒輩出不
可謂非公為之倡矣學既成通籍杭庠諸青衿
無有出公右者居頃之公之父歿所父事者尋
亦歿公哀毀如禮而汪媪以老廢視公時已室
金孺人相與承事北堂卒致媪嘔二多杭兒婦
孝媪歿公哀毀不已服闋載遊杭同庠生因妬
公才遂以異版為公口實公拂衣謝籍而賦歸

來會倭虜為患東南李開府當事憂甚公夙講
攷鈐胷中有數萬甲兵借前箸上平倭十二策
李見而竒之亟議薦用未幾李以他故去議閣
不行公歸來中里一意沉酣經籍日討其子而
庭課之金孺人覩夫子彬二文學甘脫簪珥給
薪水焉初公家商政摠攬自父兄兄子女繁但
恣所出入至從秦分公無求多而金孺人亦油
油然安之人以為難當生業之中落也置不問
獨以詩酒自夷猶一筇五岳題咏風生尤長於
古文辭感懷遣興摘藻疊二不倦或嚮慕而徵
之非臭味素同洎忠孝義烈盛事未嘗以單詞
借其慎重何如且不獨詩文之工而已當幾而
料事後成敗百不失一經濟才諳昭然覩矣若
何一籌莫展殆留餘於其子若孫耶孺人世族
易川為諸金之望始歸公資送甚都輒不自有
而佐公孝養佐公愛勞以彼其槩夫二婦二兩
相成而兩不相悖豈易得也哉公生於嘉靖壬
午十月八日孺人生於正德庚辰二月六日子

一即復陽婦朱紫里程氏為巖道公女女一倩
為蟾溪程本勤孫男一士範聘市南金氏為夔
龍君女孫女四許聘皆名家余嘉公孺人伉儷
之賢而重厥孤之請爰為之志於右銘於左銘
曰

新安之江東匯於浙清且冽公濬其哲臨安之
巒西障於休蔥且秀公萃其尤鎔今鑄古經文
緯武公才即韜具美申甫士女不遑翔翔東方
公配交警齊德鴻光遺穀在庭除遺言在寰衢
遺行在貞石遺骨在漁谿勝區

萬曆辛巳七月既望

通家眷侍教生邵燕頓首拜撰



明故葉山人沙南先生暨配金孺人行狀

先生諱權字中父別號沙南又稱愬明子余叔也余從卅角時稔知先生為吾宗儀刑已余丁內艱居廬讀禮先生時一相過得究底裏無論問學淵泓即立談輒覘經濟余益私心嚮往之既其子復陽與余譚博士家言余喜其津二入穀謂先生不發於身而發於其後可前符矣越明年余服闋補四明司理報政應金孺人召北上而先生與元配金孺人相繼歿訃至余

泫二下泪悲吾宗之失儀刑也今年冬其孤將
扶柩柎厝漁谿祖壠先期走使徵余言狀余曷
敢以不斐辭役我葉之先系出漢大尉尤公後
僑居丹陽至晉有都統續公持繡斧按行江以
南愛歛山川遂家焉十六傳斯韶公避乾符亂
居黃墩尋徙休寧十四傳宋提舉修公始遷城
南入

明有高珰公卜宅今中市先生高祖也先生父
東巖公諱勝家饒著積儻好施行誼藉甚鄉
里間賈於武林納郝氏生先生客邸先生之生
也豐頤廣下岐嶷磊落絕不類羣兒東巖公極
愛憐之時年已遲暮元配汪安人所息冢子灌
公及女氏俱畢婚嫁先生甫弱齡眇然孽庶東
巖公曲思保護命拜冢兄爲父先生謹承東巖
公深意父事冢兄冢兄亦感而子之少長就外
傳輒善屬文弱冠從后愚柴先生遊柴故王文
成公高第得良知旨要東南人士翕然爭出其
門而先生其白眉也旣隸武林籍爲諸生每試

輒冠冕多士無何東巖公即世先生哀毀未已而冢兄亦尋物故先生哀之如哀東巖公維時汪安人皤爾高堂廢兩目先生旣室金孺人日夕承事惟謹奉甘脆問寒燠靡不當汪安人意旨汪安人喜謂宗黨曰孰與我旣盲之視杭兒婦之力居多矣不謂孽庶之感動有若此先生日事吾伊圃政旁失家道寢落冢兄子女繁盛度支不貲家益落先生一切置勿問至從秦分視兄之子無少昂先生坦如也金孺人處之亦若固然妯娌間一無諍語汪安人卒如禮終器復遊武林同舍生忌先生才謂先生胡產而冒吾籍先生輒然曰天下一家何適不可吾安得鬱二久居此以希彼儻來者爲旋敝屣棄去會海寇起東南中丞李公天寵方蒿目憂先生素閑騎射曉暢兵事乃詣李公上平倭十二策公擊節竒之擬薦用先生而公忽以他故逮去議寢不行先生蕭然歸輒掀髯不以鄉國天下之善自限於是縱游吳越間弔姑蘓之墟探禹穴

振衣千仞旁若無人已又北之燕趙東入七閩
嶺表足跡半天下所經歷率多題記比其倦而
還也愈益博極百家旁搜六籍以故識見高邁
好譚論事後當成敗若別蒼素人有急趨者以
身殉之不恤怨至賙人之困復母以囊澁故恡
予宗黨或搆紛得先生居間咄喏而解蓋先生
負竒氣有古豪俠風而獨遠於嚴利自靡弗入
人信服者廼模範莊嚴望之如喬松古柏遠近
起敬顧尤留心宗法嘗授余一帙語余曰吾家
某公而下世有潛德家乘所未續盍圖之其尊
祖敬宗之念靡刻置矣晚惟以詩酒自娛樂與
金孺人課其子發憤下帷凡先生厥施所未究
者行且屬之矣生平著述有詩集數卷賢博編
遊嶺南記平倭十二策先生文重一時而不喜
為泛應非忠孝義烈流亞不輕贊一辭抑何方
正嚴毅也先生生嘉靖壬午年十月初八日歿
萬曆戊寅年五月二十九日享年五十有七元
配金孺人易村金公實女金故為邑著姓饒於

貲其資送孺人甚腆而孺人無有也惟佐先生
孝養葆骨肉以和易曰女貞金孺人有焉後先
生一歲卒為萬曆己卯年九月十六日距生正
德庚辰年二月初六日享年六十有一子一復
陽娶朱紘里程巖道公女女一適蟾溪程本勤
孫男一士範聘南市金君夔龍女孫女四許聘
皆名家子余謹狀其梗概以俟銘墓者采焉

萬曆辛巳春王正月之吉

賜進士第戶科給事中族子時新頓首拜狀



先大人遺草紀事

古今稱三不朽立言居一焉廼野修者非附
青雲之士類不能彀施後世太史公亦嘗為
扼腕而余小子則以徵之先大人云先大人
沉酣六籍淹貫百家益用自矢而賈其勇於
不朽業始隸名博士雅不為經生齒頰一時
古文詞作者咸辟易讓焉亾何為同舍生所
忌竟棄去被山人服遨遊燕趙齊魏間足跡
半天下所至輒題咏自豪尤周覽前代得失

之林留心世務直追秦漢以上諸名家以故
所爲草滿篋偶興浮白盡歡啓篋以示余小
子時方承先大人命治制舉未暇攻此道間
一捧誦亦覺駭目洞心未嘗不痛自策勵庶
幾微一幸以爲先大人地又亾何歛憾終天
屢試屢不售蹉跎廿餘年所而篋中已成遺
草矣嗟二老大傷悲後將何望夙夜負慚亟
欲圖所以行於世而後朝食於是抱遺草就
里社季黃金先生公對汪先生大呂汪先生
校選三先生三復之僉稱爲黃初大曆前法
物余小子唯二因乞海內

宗工一言弁諸簡端俾先大人藉以垂不朽儻
亦附青雲轂施後世之意乎

男復陽頓首百拜

跋沙南先生遺草

余舞象屬文即雁行葉見初氏
聰研席見初時手其尊人沙南
先生制科執過余望之頻瞰高
跼稔為文場飛將軍余生也晚
不獲問字先生門已余嚙三道

古見初又手先生詩若文過余
余受三復大都材富而氣豪思
藻鬱而辭穎爽如傳何孝子方
貞女記節恩罔極擬相國何書
琅々吐氣激發孝忠義烈俾世
不小其它別傳別記別書洎序
解引說論諸古人則又剖釋破
杳眇揚於闡沉冥精入玄禪粗
類諧譁而卒軌之乎正至前箸
策平倭慨然立髮彈指有封狼
居胥意鑿々可見之行迨搖旌
脂轄幾天下半所覩山川之奇

瑰風俗之羯羶神鬼刁變之狀
俠客博徒之好稗官巷俚之紀
口不輟咏手不一書若賢博紀
遊諸篇豈其雕蟲是介々益采
風訓俗寄意遠矣乃讀其聲詩
衆體賅存類跌蕩雄奇居然風
人之致匪直迨大曆而上之已
耳先生以彼其才脫不道異藉
貝錦飛將軍一躡先登顧胡為
土苴饑廩竟戢翻而莫之展也
悲夫然先生詩若文具足不朽
見初茲蒐其遺草剞劂之厯徵

名流選閱讐校一時宗工鵲起
為之序以盛其傳噫是足不朽
先生矣夫貴富灼于當年文章
垂于千古以此絜彼所獲孰多
見初率此事親是稱能子余幸
先生言教且在千古竊自附于
私洲之侯已而溷諸末簡

眷通家姪徐文虹拜手

